

# 上山文化，中华万年文化史的重要源头

孙瀚龙

## 考古中国



浙江上山考古遗址公园。

今年是上山文化被正式命名20年。万年的时空坐标将上山文化锚定为中华万年文化史的重要源头，也赋予万年中国“世界稻作农业起源地”的重要地位。20年来，上山遗址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标本，其独特价值和历史意义被相关专家学者盛赞为“万年上山、世界稻源”“远古中华第一村”。

20年研究历程，是我们对上山文化认识的两个“十年”。

第一个“十年”从2006年到2016年，这是上山文化的发现期。这一时期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浦江上山、嵊州小黄山、龙游荷花山和义鸟桥头，其中上山遗址是上山文化的命名地，奠定了认识格局和研究基础。小黄山遗址首次发现上山文化的环壕、房址等丰富遗存，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特别是上山、跨湖桥文化地层连续、叠压关系明确，是解答钱塘江流域新石器中期文化格局的关键钥匙。荷花山遗址首次发现上山文化的石器加工地点和附属建筑。桥头遗址首次揭露上山文化较为完整的聚落单元，太阳纹、数卦纹彩陶也是全新发现。2016年，《浦江上山》考古报告正式出版，对年代分期、地域分布、文化序列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对上山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初步讨论，多学科合作开启了长江下游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新格局。

第二个“十年”从2016年到2026年，这是上山文化的认识拓展期。以义鸟桥头、仙居下汤遗址为重点，开启了对上山文化聚落考古的全面研究。环壕成为探索聚落空间布局的重要抓手，器物坑成为上山文化的特有现象和时代标志。新

发掘的重要遗址如仙居下汤、永康湖西、衢江皇朝墩和金华园上从不同层面展示了上山文化聚落形态的多样性：下汤遗址是土台林立的聚落模式，从“小土台”向“大土台”的转变清楚折射了上山文化中晚期的社会变迁；湖西遗址发现双重环壕和内外两级台地，呈现了聚落内部空间的复杂性和差异性；皇朝墩遗址大小两处台地共存以及环壕外围发现上山文化晚期的水稻田，暗示已经存在居住区、稻作生产区和水利设施的功能规划。同时，上述遗址作为小区域的中心，也为进一步探讨上山文化的地方社会和人群交流提供了重要依据，遗址群的视角拓展了上山文化的研究空间和认识层次。

在这十年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上山文化的价值内涵，在稻作农业、定居模式、聚落形态、彩陶工艺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研究进展。特别是下汤遗址获评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集中呈现了早期稻作农业定居村落的全景式图景。与前十年相比，上山文化整体纳入“考古中国——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形成(2023—2032)”重大项目，与江西、湖南跨区域的比较与整合研究为探索东亚湿地稻作“农业革命”提供了关键证据和重要支撑。

经过20年的积累，考古实证了上山

文化的学术价值和历史贡献。从农业起源的角度，上山文化是长江下游万年稻作的文化之源；从定居起源的角度，它是东亚地区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典型代表；从文明起源的角度，上山文化不同聚落内部的复杂性、聚落之间的多样性和层级性，见证了早期社会迈向复杂化的重要开端。一系列彩陶图案、祭祀坑、器物坑、墓葬等精神信仰体系的构建，成为早期稻作农业人群的重要精神标识和文化认同纽带。总体来看，上山文化成为稻作农业社会的“万年样本”，是中华万年文化史奠基阶段的代表性遗存。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继续推动上山文化从整体的框架式研究转向更为细致具体的课题式研究，从比较宽泛的概念性研究转向更为精确的内容性研究，依托重点遗址的聚落内涵，讨论上山文化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路径。

上山文化的来源还不清楚，也就是稻作农业起源的机制和背景还不够清晰。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野生稻至少在约10万年前就出现于长江下游地区，在约2.4万年前被人类采集利用，在约1.3万年前人类开始干预或种植野生稻，在约1.1万年前具有驯化特性的水稻开始出现。按照水稻的驯化轨迹，上山文化早期并不是栽培水稻的最早阶段，稻作起源在长江下游的历史还可以向前追溯。

上山文化中期已经具备讨论区域共性和地方特性的基础和条件。上山文化中期以后，区域性社会网络和交流体系初具规模，其背后的物质基础、技术基础、观念基础值得深入探究。上山文化晚期是上山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和分化节点，聚落模式和社会结构出现转型端倪，环壕、器物坑、彩陶等是显性的物化特征和精神标识，也是以稻作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标志。探索上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形态以及跨湖桥文化的关系，有助于更宏观地了解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发展的多样性、阶段性和差异性。

因此，未来上山文化的考古研究要整体归纳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过程和区域多样性；要重点揭示稻作农业起源发展的全过程与区域差异，动态把握稻作农业起源与文化生态适应的相互关系；要进一步梳理稻作农业经济、社会复杂化与精神观念图景的演变关系；要建构农业起源的中国理论，与西亚、中美洲的早期农业社会进行比较研究，做到文明对话与互鉴交流，充分展示万年中国的稻作基因。

(作者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仙居下汤遗址出土的上山文化时期炭化稻米。本文图片均为孙瀚龙提供

## 水龙局的百年守护

南小汪

我的家乡时堰镇是苏北里下河地区的水乡古镇。镇上有一座江苏省现存唯一的清代民间消防机构——务本堂水龙会所(民间称为水龙局)，在古镇的繁华街巷中已静静地伫立了近200年。

水龙局是清代著名水利学家冯道立子道光十六年(1836年)主持修建的，其设立背景与时堰镇当时的产业特点密切相关：清道光初年，范公堤以东开辟众多盐场，时堰是盐场配套的蒲包(装盐容器)产销重镇，“蒲岭临云”的盛景下，蒲堆燃点低、易引发火灾，且当地多木质民居，火灾隐患极大。冯道立心系乡邻，不仅自捐2000两白银，还向各地来此采购蒲包的商贾劝募资金，最终建成务本堂水龙会所。

在普查中，我们见到一方题为“一经传家”的砖刻门楣，采用极为少见的九叠篆书体，雕工精细，词简义丰。西汉时，邹城韦氏家族以“一经传家”为世所称颂，出现了“五世大儒，三代宰相”的繁盛。“一经传家”，不仅比喻该家族为诗书簪缨之家，而且寄托着经世致用的理想抱负。另一方“忠恕”门楣则为行书，笔法飘逸。此外，调查中还发现不少题字出自韩城籍状元王杰及文人乡贤之手，或雄浑厚重，或秀丽清雅，使每方门楣都成为集历史、哲学与艺术于一体的民俗瑰宝。

2025年12月1日正式施行的《渭南市韩城古城保护条例》，为包括门楣在内的韩城古城文化遗产提供了里程碑式的法治保障。事实上，门楣匾额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无论是其外在艺术形式，还是内在思想意涵，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值得进一步传承发扬。

韩城老城的门楣，仿佛一部由砖、木、石写就的诗章，让人不禁遥想起曾经居住生活在这里院落中的韩城先辈。可以想象，清晨挑担的货郎、黄昏归家的书生、节庆中身着新衣的孩童，他们曾无数次从自家门楣下进进出出。这些门楣见证了他们的悲欢离合，也寄托着他们的期盼与理想。

当我们真正理解韩城老城的门楣文化时，我们开展调查，就不单是在保护砖石木构的建筑艺术，更是在守护一个地方的精神家园，以及一种源远流长的生活智慧。

岩画是先民凿刻或者绘制在石崖、岩穴、独立岩石等表面的图像史诗，是记录人类文明演进的珍贵文化遗产。内蒙古高原地处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核心区，是草原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融的关键地带，也是我国岩画资源最富集的区域之一。此地岩画类型丰富多样，其中，“马”的形象格外醒目，它不仅在岩画数量上占据显著地位，更在文化内涵上成为解读草原文明的关键符号。

经考古调查与研究梳理，内蒙古高原岩画可划分为锡林郭勒草原和阴山山脉两大文化区域。马作为出现频率最高的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曼德拉山地区一处岩画点，岩石上留下了成群马儿的形象。张文静供图

院子不大，北屋陈列着核心的消防工具——一尊木桶锡制水龙，长约两米的木架上，铜制活塞泛着暗哑的光，两侧的拉杆粗壮结实，据说当年七八名消防员合力推拉，就能将井水喷向高处。听镇上的老人讲，民国年间镇上曾发生大火，正是水龙局的消防队员连夜奋战，靠着这尊水龙从旁边的古井取水，才保住了大半个镇子。后来，在古镇改造中，水龙局被归并于几十米开外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冯道立故居中，成为展示里下河地区清代民间防灾文化的重要载体。

这些年每次回乡，我都会去水龙局看看。它的变化不大，只是多了“全国消防科普教育基地”“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盐城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标识牌，院落被修缮得更规整，陈列的工具旁多了详细的文字说明。去年回乡时，遇到几位年轻的文物普查员，他们正对着水龙测量、记录，旁边围着几个刚刚放学的孩子，听得津津有味。

水龙局这座历经近200年风雨的建筑，见证了里下河地区的变迁，也见证了家乡从农耕时代到现代社会的跨越。它不再需要参与灭火，却以另一种方式守护着家乡——守护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代代相传的平安期盼。

## 在岩画中倾听马蹄声声

张文静

动物岩画题材之一，其分布呈现显著的地域性特征。制作技法上，马岩画绝大多数采用敲凿法，以线条勾勒或通体凿刻，风格写实。少量马匹形象采用磨刻技法，显得更为精细。图像刻画方面，常见牵马人、牧马人、骑手、车辆以及象征道路的平行线等元素的组合，呈现一幅畜牧生活的全景。

在阴山山脉岩画区(巴彦淖尔—乌兰察布)，动物岩画同样占大宗，岩画区的图像构成更为复杂：在狼山地带，马是大型围猎、群体迁徙乃至战斗冲突中的关键角色；在大青山及北部丘陵，马则与车辆岩画紧密结合，该区域

“穿城三里三，围城九里九。”只听这两句，很多人猜不到是哪儿，可一说“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大家立刻恍然，原来是三苏故里——四川眉山。

日前，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将四川省眉山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是2020年《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管理办法(试行)》印发以来，四川首个按新申报标准成功获批的城市，也是全国第145座、四川省第9座获此殊荣的城市。

眉山古称眉州，“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拥有2300余年城市建制史，是四川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其历史可追溯至秦惠文王置蜀郡设武阳县，隋大业年间州治迁至现址后，城址延续至今1400多年未变，文脉不断。考古发掘显示，早在20多万年前，眉山就有先民活动，坛罐山遗址将成都平原人类活动史追溯至旧石器时代，莲花坝遗址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研究提供珍贵地层证据，登云古城遗址则揭开古蜀文明密码，这些发现共同构成了眉山无断代的历史证据链。

“坤维上腴，岷峨奥区”。唐代卢拯在《罗城记》中如此形容眉山，一笔画出眉山是成都平原西南最富饶的地方，是介于岷江和峨眉之间的腹地。两宋时期，眉山迎来文化鼎盛，成为蜀学中心。“八百进士”的科举传奇、“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的文学盛况，让“人文第一州”的美名传遍天下。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以其英雄雄才撑起宋代散文半壁江山，更以家风家训、家国情怀，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陆游游历至此，写下“孕育奇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的名句，精准勾勒出眉山的文化气质，共同铸就眉山忠孝、长寿、耕读交织的多元文化底蕴。

眉山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已构建起涵盖1910项文化遗产的完整保护传承体系，拥有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23个、历史文化街区5片、各级文物保护单位476处、历史建筑330处。从旧石器时代到近现代，文物类型几乎囊括所有传统类别，是四川全省为数不多具备完整文物资源谱系的城市。

作为三苏文化的发源地、传承地与标志地，眉山的三苏相关遗存数



▲三苏祠。眉山市委宣传部供图



本版邮箱 ysbjs@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 王璿

## 郁然千载诗书城

宋豪新

量、规模与保存完好度居全国首位。三苏祠作为核心地标，是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三苏古建筑群。中岩寺摩崖造像、苏洵家族墓地、连鳌山石刻、瑞草桥等众多遗存，共同构成了三苏文化的实物见证矩阵。

眉山还拥有多项重量级考古与文保成果。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入选“百口明末战场遗址”与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出水文物7.6万余件，实证了明末历史风云。如今，江口沉银博物馆已对外开放。眉州城遗址考古发现河堤河道，宋至明清建筑基址群等丰富遗存，生动展现古代府州级城市布局与营建智慧；眉州文庙遗址、花碑地遗址等考古发现，为城市格局变迁与古蜀文明研究提供关键文物支撑。丹棱白塔、仁寿牛角寨石窟、大旺寺白塔等，与滨江古城镇、古村落等聚落交相辉映，勾勒出眉山“山水一堰坝一城镇”的独特空间肌理和丰富多样的历史遗存。

历经千年变迁，眉州古城核心区空间尺度、街巷肌理与功能分区基本得以延续，5片历史文化街区串联起城市的文化脉络。街区中，历史街巷保存较好，川西民居建筑鳞次栉比，“前店后宅”的传统商贸格局、“青砖灰瓦、木构榫卯”的建筑形制，完整保留了巴蜀城镇特色风貌的传统韵味。

尤为可贵的是，千年眉州文脉赓续不断。眉山秉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活态传承”，让城市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民生的温度。以太平古街为例，居民沿岷江世代聚居，传统生活方式与文化民俗得以延续。街巷里的非遗工坊、传承千年的东坡美食与民俗活动，以及世世代代形成的传统街区商市生活，让历史融入日常的烟火气。

“1400多年城址不变，实属不易。”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专家在考察完眉山后感慨，眉山不愧为一座人民的城市，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人，“都对眉山这座城市充满热爱”。

从千年眉州到今日名城，眉山正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书写着新时代的文化篇章。

的“耕读第一门楣匾额”。陕西韩城古城一处清代民居上高悬



手持普查清单，穿行在韩城老城的街巷间，抬头端详古建民居时，我总会被门楣上题写的文字所吸引——“耕读传家”的质朴、“孝弟(悌)慈”的温情、“武魁”的威严……这些静默的门楣，并非单纯的艺术装饰，而是镌刻在建筑上的家风家训。

韩城老城普查现场，阳光穿过古槐弯曲的枝干，在老街的砂石板上洒下斑驳光影。我们在一扇旧木门前停下，门楣上的砖刻字迹显示“延陵旧家”四字，说明此户吴姓人家的祖源可追溯至春秋吴王少子季札。寥寥四字，是一个家族跨越2000余年的自我认同。

根据《陕西省老城文物专项调查工作方案》，老城专项调查涵盖传统民居、传统街巷、公共建筑等各类地上地下文物遗存。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应保尽保”，对老城范围内地上与地下

文物遗存开展拉网式调查。门楣题字常常是我们判断建筑价值的第一个线索，它如古建筑的“眼睛”，承载着更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韩城老城中较为知名的“父子御史”门楣，指的是明代韩城人卫慎固，官至云南监察御史，其子卫执蒲在清代担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而“十马高轩”门楣所在宅院，乃明代薛同州、薛之屏父子的故居，二人均曾任知州。西汉时太守雅称“五马”，“十马”即喻指两位太守。明代直隶州知州亦俗称“太守”，“高轩”则指显贵所乘的高车，故这方门楣意为一家之中出了两位知州级高官。

门楣堪称儒家思想与生活伦理的露天讲堂。对大多数没有显赫功名的寻常百姓而言，门楣更是其处世信仰与人生志趣的集中表达。随着韩城老城普查的深入，门楣题字的题材内容